

体·验·世·界 丛书

TIYANSHIJIECONGSHU

Riluo Xin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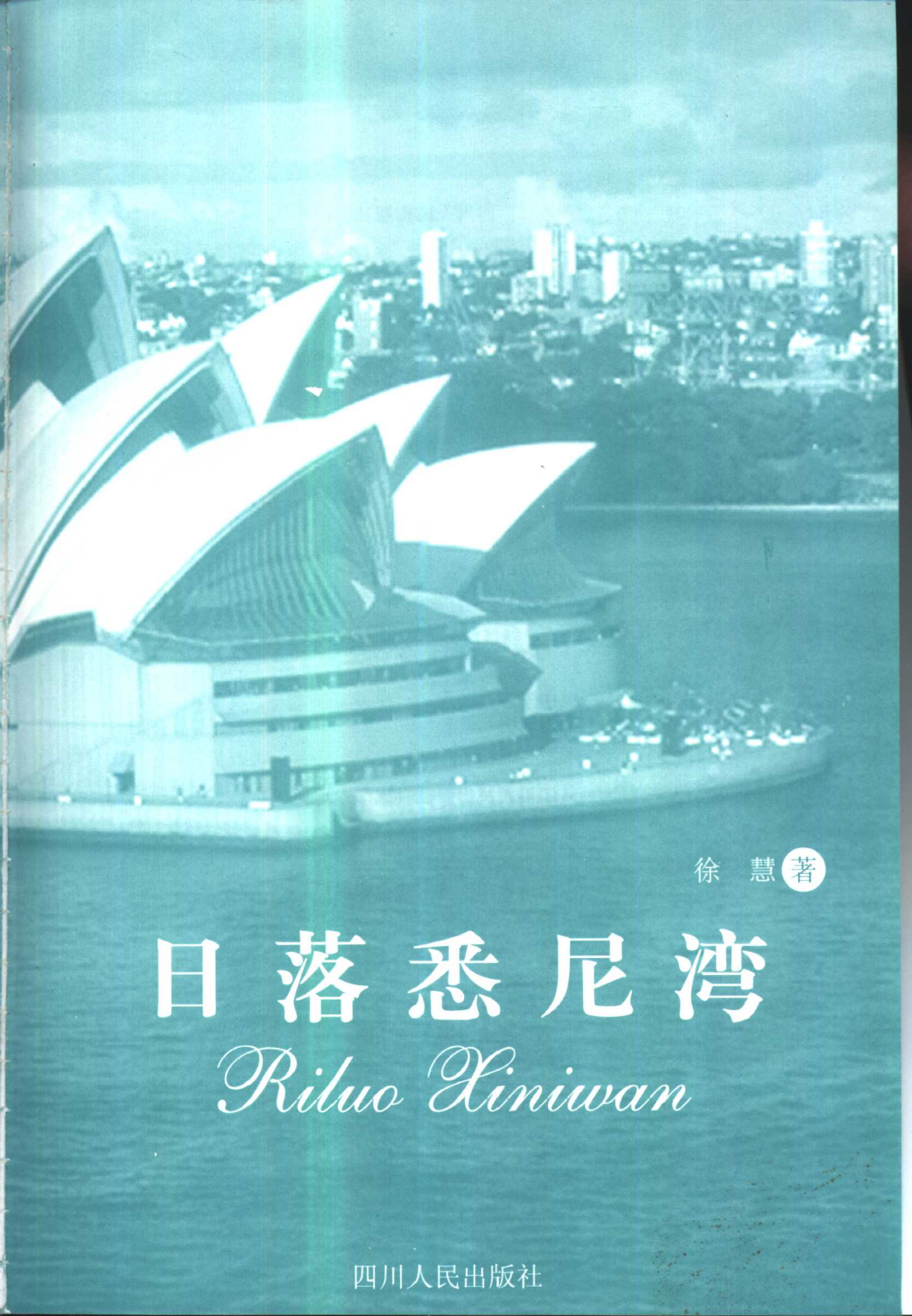
日落悉尼湾

日暮途远

徐 慧 著

悉尼歌剧院活像是一堆巨大的贝壳，被人随意地搁在海岸上。此刻，那白色的建筑群因夕阳的照射而变得金光闪闪。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徐 慧 著

日落悉尼湾

Riluo Xiniwan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落悉尼湾/徐慧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5

(体验世界丛书)

ISBN 7-220-05426-2

I. 日... II. 徐...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5146 号

·体验世界丛书·

RI LUO XINIWAN

日落悉尼湾

徐 慧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庄学君
周靖明
杨 潮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6679239

印 刷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5

插 页

4

字 数

197 千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5426-2/I·840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前 言

那一天早晨，当我走出悉尼海关，抬头仰望澳大利亚的蓝天之时，完全没有预料到，我会在这块南方大陆上久住，而且，一住就是十年。

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故国明月，异乡流水，都在我心中萦绕。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它是我十年澳洲生活的真实写照，也算是对我的第二故乡的理解。

在这里，我要感谢书中提及的亲属和朋友，尤其是丈夫洪历建和儿子洪威，如果没有他们，这些文字便失去了声音、色彩和意义。

我还要向陈建福博士、宋利亚女士以及澳中友好协会（Australia - China Friendship Society）、澳中理事会（Australia - China Council）的委员们致意，感谢他们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所提供的支持。

2000年10月3日
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前
言

责任编辑：庄学君

徐慧，四川成都人。当过知青、工人。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曾任文学期刊《青年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理事。一九八七年赴澳大利亚，现居墨尔本。

本书中的一些篇章在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报刊上发表过。其中，《我的中国胃》《心脏城里的小侦探》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获奖；《广告大海洋》《我的姓名考》分别被选入散文集《随笔佳作》和《精美散文珍藏本》。

体·验·世·界 丛书

Riluo Xiniwan

日落悉尼湾

徐 慧 著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辑 我的中国胃

/1

我的姓名考	(3)
南十字·北斗星	(6)
我的卡罗尔街	(9)
小留学生打天下	(18)
现代“巴别塔”	(27)
街那头是台湾	(34)
广告大海洋	(40)
我的中国胃	(45)
小留学生还乡记	(57)
心脏城里的小侦探	(63)
乡 愁	(75)
荒原落霞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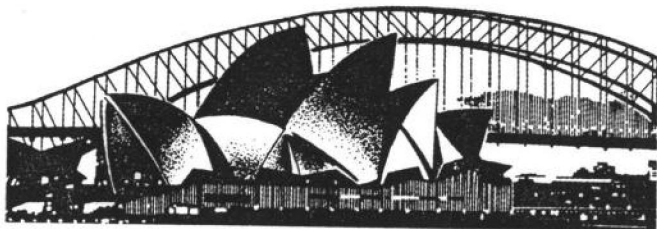


五岁小新郎	(85)
母语怪圈	(92)
人在法网中	(106)
寻找外壳的蜗牛	(114)
另一种活法	(123)

第二辑 爱鸟者天堂

/131

日落悉尼湾	(133)
红地，黑人，金太阳	(136)
看 庙	(144)
看庙续篇	(147)
车上人生	(152)
山中露营记	(159)
爱鸟者天堂	(166)
狗 趣	(172)
南极鸟	(181)
同性之恋	(186)
金发碧眼中国人	(196)
三十分钟淘金热	(202)
西游散记	(209)
红樱桃之都	(218)
断崖上的断想	(222)
醉 谷	(235)
无墙之城	(245)
绿帐篷和白沙滩	(257)



日 落 悉 尼 湾 RI LUO XI NI WAN

第一辑



我的中国胃



1. 我的姓名考

从踏上澳大利亚领土的那一天起，我的姓名就成了一桩悬案。首先，作为一个已婚女子，按照中国习惯，自然还是保留我自己的姓。然而，如果称我为“徐太太”的话，丈夫也就该姓“徐”了——虽然平时看不出他身上有大男子主义的迹象，但是，忽然要他屈尊变成倒插门的“徐先生”，又好像难以接受了。称我为“徐小姐”吧，我岂不就成了待字闺中的“大龄女青年”？幸好，英语词汇中专门为婚姻状况不明的女性准备了一个头衔叫“密斯”（Ms），于是，在各种文件表格上，我就成了一个“密斯”，这个称呼显然抹杀了我是被明媒正娶的这一事实。

诚然，在当今世界上，女权主义甚至同性恋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悉尼一年一度国际性的同性恋大游行，已成为该市一景（尽管有宗教人士站在路边，举着抗议的标语牌并用标语遮面以示“非礼勿视”，但是，同载歌载舞的游行队伍及围观助威的数十万群众比起来，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西方人还是保持传统道德，看重正常的婚姻关系。更何况，我又有一个孩子。

为了排除孩子是非婚生之嫌，每当新结识一个朋友，丈夫总要解释一番我何以不随夫姓。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场讲演，涉及中



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家庭、婚姻及伦理道德等等，等等。如果将其中的某些论点再加以发挥，足够做好几篇博士论文。然而，听众往往把头点了两点，又摇了两摇，仍然是一脸茫然。只有一次，一位花匠听得频频点头。我心中暗想：毕竟是西方无产阶级嘛，同咱们东方无产阶级的心是相通的。不料等丈夫说完，这位阶级兄弟很谨慎地小声问道：“这么说，你一共有几位妻子？”丈夫的演说就此打住。

看来还是直呼姓名为好。但仍然会出问题：中国人是姓在前名在后，我的护照也是按照这个习惯来排列我的姓名的。西方人正好相反，于是我就姓“慧”名“徐”了。丈夫也因而不止一次地荣获“慧先生”的称号。当然，这比他被孩子的老师随孩子的名尊称为“威先生”略好一些。

那么，还是不称全名而只称名字，这倒也符合西方人熟人朋友之间的称呼习惯。不过，我是单名一个“慧”字，同性别的朋友这么称呼尚可，如出自异性朋友之口，就好像是一份情书的开头，让人听得头皮发麻，恐怕丈夫心里也是酸溜溜的。

无奈，只好自称为“徐”了。实行这一政策后才发觉，几乎没有人能够正确地拼出“XU”这个音。原因在于：虽然中国政府早就对外宣布，中国的地名人名在英语中一律采用汉语拼音，但是外国人却并未因此都去上一个汉语拼音学习班。以“X”打头的英语单词本来就少，除了黄色影片用一个“X”或几个“X”来表明其级别而外，就只有如“X”光一类的科技术语了。要按照英语习惯把“X”和“U”拼在一块儿是极其困难的。这样一来，我的姓就有了不同的读音版本：有称我为“苏”的，有称我为“如”的，实在念不出，干脆称我为“爱克斯，有（X，U）”。一位女士半天咬不准，灵机一动，指着她自己的脚说：“鞋



(shoe)?”“是的。”我认可了。反正世界上叫什么的都有，澳洲现任移民部长姓“手”(Hand)，我就算姓“脚”或者“鞋”，也没有什么不妥。只是，我因此变得糊涂起来，常常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物。如果要写一首诗，便可以这样开头了：“在异国的土地上，我丢失了我自己……”

其实想通了，姓名无非是个标签，叫什么名字，只要你知我就行了。不要说此地大部分中国人都有“玛丽”、“约翰”之类的洋名，就是洋人到了中国，不也起了“文佑章”、“李洁明”这类地道的中国名字吗？我为什么就不能入乡随俗呢？

说起更名，少年时代也经历过一回：“文化革命”中“破旧立新”，姓名首当其冲。记得我所在中学的墙壁上，每天都有不少人张榜更名：“张捍东”、“李卫彪”、“贾革命”、“曾造反”，让人目不暇接；一位黄姓同学，竟全家改姓了“红”。当时我也起过更名的念头，但不知何故没有付诸行动，想来还是恋旧的性格作怪。这种性格大概一直延续至今。

再说，改名亦非易事：我的一位同胞改名为“海伦”，她的房东就抗议说：“这个名字对你不合适，海伦应该有长长的金发……”想必他说的是希腊神话中那位引起特洛伊战争的绝代佳人了。如同中国名字“西施”、“黛玉”一样，不是随随便便用得

左思右想，还是保留我的本名算了，这并不是表示我有“坐不改姓，行不改名”的豪气。理由很简单：如果我改名为“詹妮弗”或“伊丽莎白”什么的，一旦有人在公共场合招呼我，我必须首先环顾四周，证实没有另外一个货真价实的詹妮弗或伊丽莎白乃至当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真身在场之后，才敢答应——试想，这有多么麻烦。



2. 南十字·北斗星

猛地从北半球的中国来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就觉得这世界完全翻了个个儿。且不说车辆靠左行驶，邮筒涂成红色，七月冷而十二月热这类怪事了，单是抬头看天，那满天星斗，就没有一个叫得出名字。经澳洲朋友指点，这才认出了那个南半球最著名的星座——南十字。

南十字同北斗星齐名。对于我们这些北半球人来说，北斗星包含着许多意义：水手靠它指方向，诗人从它那儿获得灵感；歌中诗中画中，到处都能找到这个拥有七颗亮星的星座的踪迹。

而我自己呢，对北斗星也颇有感情，这是因为幼时做过当天文学家的梦，常常对着神秘的星空出神。加之我的家乡地处四川盆地，一年之中，有两百多天都是云雾缭绕，不见天日。有句成语叫做“蜀犬吠日”，就是说四川的狗见了太阳会觉得稀罕因而叫起来。太阳尚且少见，星月自然是同样不易见到了。正因为如此，罕见的星空更显得迷人。一首童谣中有这么两句：“青石板上钉银钉，数来数去数不清。”数不清的“银钉”之中，最灿烂的就是北斗星了。

童年未完，我就到农村去当“知青”了，幼时的梦想也烟消云散。尽管农村天地广阔，但对于为糊口而终日劳碌的人来说，



星星月亮什么的都毫无诗意。

后来呢，我回到故乡的城。故乡有的是热闹的大街和商店，缺的是新鲜的空气和阳光；电线和高楼把铅灰色的天空割成了大大小小的几何形状，我甚至弄不清太阳从何处升起，星月从哪儿落下了。红尘滚滚，人海滔滔，谁会去注意头顶那个不可知的世界呢？再说，我也早过了多梦的年纪。

而如今，当面对这陌生的南半球的星空时，我方才发现，北斗星对我来说居然是那么重要。在故乡，虽然它总是藏在厚厚的云层后面，但终归是一个可信的存在——如同一个有许多亲属、朋友的人，可能与他们并不经常来往，但仍会时时意识到，自己在世上不是孤独的。

不过，由五颗星星组成的南十字星座，也是南半球人的骄傲。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西萨摩亚等国的国旗上，都是把南十字星作为主要图案的。在澳洲，以“南十字”命名的事物也不少，离我家不远，就有一所“南十字小学”。

也巧，同我幼时一样，儿子威威对星空也十分着迷，他希望将来能当个天体物理学家。几年以前，他曾做过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天上的星星都改变了位置。后来，他把梦中所见画了出来，这幅画至今还放在家中客厅里。

不同的是，对于在南半球长大的威威来说，北斗星仅仅是一个概念，虽然他回过中国一趟，但那是在冬季，浓重的云雾把太阳都遮住了，哪里还有机会看见北天上的星星。

而南十字星呢，是很切近的。我家坐落在墨尔本郊外的一座小山上，视野极为广阔。白日，那山坡下的绿树红瓦尽收眼底；雨过天晴，还常常能看见横跨天际的彩虹。有一次，我看见两道巨大的彩虹同时出现，一道颜色明丽，另一道颜色浅淡，彩虹的



一端仿佛是从后院的树丛中生长出来的一样。入夜，站在院子里，能看见满天的星星和地上的万家灯火连成一片。尤其是在复活节的夜晚，一轮巨大的金色圆月从街对面邻居的屋顶上升起，近得仿佛伸手就可以触及似的。不远处的邱吉尔国家公园的森林，在纯净的夜空中现出清晰的轮廓。四周除了秋虫的鸣唱而外，没有一丝声音。面对这深邃而宁静的天空和大地，各种愁思绵绵的意念就会涌上心头。

其实，北斗星也好，南十字也好，都是些与地球相距甚远的星星，它们和人类几乎是毫不相干的。可是，人们偏偏要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添加自己的想象，这些想象给人带来欢乐和慰藉，但更多的，还是苦恼和忧伤……



3. 我的卡罗尔街

在一条街上不动窝地住了四年，大概有权把它称做“我的”了吧？当然，这不是指产权。卡罗尔街其实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生住宅区，位于堪培拉市南。卡罗尔街不是一条通道，如果你想驱车抄个近路的话，那么你最终会失望地发现，这条马蹄铁形状的街又把你引回到原地。

卡罗尔街上的三十多幢或红或白的小楼，被密密实实的树篱围绕。街边和院子里，长着橡树、枫树和杨树。当然，最常见的是桉树了，这种树在它的故乡长得异乎寻常的好，品种也远比我在中国见到的多：有的叶片长达一尺，有的花开鲜红似火；桉树种子也形状各异，有的大如核桃，有的小似米粒。

澳大利亚国花——金合欢到处都是，这种灰不灰，绿不绿的不起眼的树，一到八九月间，就开出一簇簇绒球似的小花，那种灿烂的金黄色，大概只有成都平原上的油菜花才可以与之媲美。澳洲体育代表队往往以绿、黄两色作为运动服的基调，那就是金合欢的叶和花的颜色；澳大利亚国徽上，也有金合欢的图案。我很赞成澳洲人选择金合欢为国花，本来嘛，国花应当是一种易生易长的常见的野花，而不是那类不易伺候的娇贵的花。

春天的卡罗尔街真是五彩缤纷，除了金合欢而外，桃花、李



花和杏花如同天边的彩霞。每家的小花园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春花也开得热闹——雏菊似孩子们无邪的笑脸，鸢尾如穿薄绸衣裙的少女，紫藤在风中摇着紫色的风铃，黄水仙像一只只盛满阳光的金色杯子……还有无数叫不出名字的土生花卉，它们大多开在一些灌木的枝条上——近看，这些花都很细小，很平凡；远看，则红红白白朦朦胧胧一大片，令人心醉神迷。

当夏日的热风吹得人脸上发烫的时候，篱笆上的金银花便香气四溢。（很怪，同是一种植物，生长在此地的要特别些。首先是长得大些——就说草本花卉倒挂金钟吧，居然可以长成高及屋檐的木本植物；其次是开花要鲜艳一些，色彩丰富一些——比如说天竺葵，我以往只见过大红色的，不想在这儿，它却开出大红、紫红、粉红、橙红、雪白的花来，还有淡紫配深紫、白色配粉红的双色花朵；再就是香味儿浓些——比如那种在中国很常见的洋兰草，我不记得有什么香气的，但在这儿，它可以说是其香无比，连桃花李花杏花，也有很浓的香味儿。）街边空地上，橡树的枝叶密得不透风，如同一顶顶巨大的华盖。桃树、李树果实累累。还有一种叫做油桃的水果，甜而脆，味道比常见的桃子好得多。

卡罗尔街的秋天最是迷人：枫叶鲜红，榆叶淡黄，攀缘在墙上的野葡萄藤的叶子也变成红色，在湛蓝湛蓝的天空的映衬下，美得不像是真的。霜风吹过，落叶纷飞，拇指大的橡树籽熟透了，辟哩啪啦地落了一地。来自北半球的杜鹃花似乎忘了季节，秋天也开出硕大的花朵。

这里的冬天少雪，大约十年之中只有一年下雪，下也只不过那么一两天，那雪也是落地就化的。不过，有霜期却长达两个多月，晴天的早晨必然是寒霜铺地。空气冷得像是冻住了一样，然